边区军民欢庆春节

莊 子

抗战期间，晋绥边区的春节，活动丰富多彩，进一步加深了党政军民的情感，推进了边区建设。

1940年，晋西北军区建立以后，每年春节，都会举行各种慰问活动。晋西北军区的党政军工作人员带着慰问信和毛巾、鞋子、牙刷等慰问品，到卫生部各所慰问伤病员同志；儿童演剧队、战斗剧社等人民艺术团体，随着春节慰问团到卫生部各所的病房表演节目，安慰不能外出的伤病员；后勤部广泛征求伤病员对医药、治疗、被服、伙食、管理等方面的意见，以便更好地做好后勤服务工作。

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会后，劳模英雄成为时代的楷模，处处受到关注敬慕。1944年春节期间，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组织驻地战士慰问“军队爸爸”任王生、“军队妈妈”王补梅，不仅带了吃的用的，还带着慰问信和战士们的决心书。战士们在决心书中纷纷表示，一想到老人家对队伍上的战士那样亲，不论打仗、生产还是练兵，都充满干劲和活力。1945春节，军区制药厂全体战士组成秧歌队去给“军队妈妈”王补梅拜年，秧歌队已离开村子一里多路了，戴着大红花的王妈妈还在村口目送着战士们。

在每年春节期间，边区党政军民互相拜年，表达出广大军民内心美好的祝愿与期待。从大年初一起，各村锣鼓喧天，分局、行署、军区司令部、政治部以及七月剧社、抗战日报，与驻地群众联合组织起拜年大秧歌队，向群众、抗属、村干部拜年，向机关工作同志拜年。老乡们穿着崭新的衣裳出来迎接大家，互相说着拜年的吉祥话。一位老乡用红纸写给司令部的拜年信，第一句就说：“我是靠共产党、八路军、新政权给我的减租、贷款贷粮，帮助翻身的。”质朴的话语，表达了农民翻身后喜迎新年的欢乐心情和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。

1944年的春节，晋绥边区学习第二中队在驻地演出秧歌旱船，并挨家挨户给老乡拜年。村里的男女老少无不欢欣鼓舞。大年初一，军民齐聚在村中广场，锣鼓声远远传来，贺新年的大旗渐渐走近，以“组织起来”为主题的大秧歌活动开始了，红绸装扮的花旱船像游龙一样入场。广场上的群众激动得欢呼不已。学员们在广场表演活报剧和小剧，语言、动作、场面都是老乡们能看得懂、听得懂的，最受老乡欢迎，秧歌队走到哪里，老乡们就跟到哪里。划旱船的学员们唱着歌把慰问品送到老乡家中，老乡纷纷摆上热菜热饭、茶果、纸烟招待，并表示，一定要把生产搞好。

1945年的除夕，天空飞着雪花，在冰凉的夜里，队伍静悄悄地埋伏在古交一带的山上，随时准备迎击驻扎在这里的日军骚扰。突然，身后传来了脚步声，原来是老乡们挑着两担饺子上山到前线慰问战士们来了。老乡们悄悄地告诉指导员：“天太凉了，送点饺子给同志们暖暖肚子。”

1945年2月25日的《抗战日报》记录了当时晋绥边区老乡给部队官兵拜年的情形。劳动英雄白全英拿出2000元慰劳伤病员。临县群众纷纷劳军、送军鞋，60岁的老婆婆拿着一篮子山药说：“我送来了，心里才能下去。”城内商民说：“自从挤掉三交敌人，再没有搬运寄放失掉东西的情况，买卖来往很是通畅。”温象栓和村里乡亲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拜年，托《抗战日报》代转。临县阳坡村纺织小组的妇女们说，在八路军的帮助下，家家户户过年时能穿新衣服，吃白面饺子，她们反省自己的拥军工作做得不够好：“老百姓过年时在家吃好的，军队却在土岭子上打仗，保护老百姓。以后(我们)要好好拥军，织军布、做军鞋，不然就是没良心。”

红色记忆

从名都到锦绣太原城

刘玉伟

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，历史文化是城市魅力之关键。再现“锦绣太原城”盛景，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太原市高质量发展提出的殷切期望。

太原是一座拥有2500余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。“锦绣太原城”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这是我们太原必须明晰的历史命题。深埋于地下1000余年的晋阳古城，静静地诉说着锦绣太原的前世峥嵘，发掘好、保护好、整理好、阐释好她留给我们的历史信息，是我们探究这一命题的源泉之所在，也是我们坚定城市自信自强、再现“锦绣太原城”盛景的精神动力。

晋阳是中国古代北方军事、文化重镇，曾为赵国初都、北齐别都、唐代北都、北汉都城，宋代词人沈唐赞曰“名都自古并州”。

公元前497年，晋阳肇建，一座初具规模的金城汤池巍然耸立。自此，晋阳城以其坚韧、雄浑、汇通、融合的姿态，昂立于史册1476年，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春秋末年，晋阳之战导致韩、赵、魏“三家分晋”，成就赵国百年基业，拉开了“战国七雄”并立的时代帷幕。

西汉初年，在晋阳城生活17年的代王刘恒入主朝政，据其治代经验，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大盛世“文景之治”，晋阳首次成为龙兴之地。太原东山西汉代王刘登夫妻墓为我国汉代大型诸侯王墓，汉代“事死如事生”，相信该墓葬的发掘将不亚于海昏侯墓成果。

北朝时代，作为东魏霸府、北齐别都的晋阳，时称“金城汤池、天府之国”，可谓是一座关乎全局的国际化大都市，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以及民族融合等方面的积淀，对隋唐盛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天龙山石窟、童子寺大佛、蒙山大佛等在这一时期雕造完成。20世纪后半叶陆续出土的娄叡墓、徐显秀墓、韩祖念墓、虞弘墓等北齐隋代墓葬，其文物之精美，研究价值之高，举世瞩目。

公元617年，李渊父子起兵晋阳，攻入长安，开启强盛大唐，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二大盛世“贞观之治”。晋阳再次成为龙兴之地，被设为北都，晋阳城的建设规模也达到了鼎盛，东西12里，南北8里232步，周回42里。晋阳宫城、大明宫城、仓城三座城呈“品”字形分布。城内采用里坊布局，河渠纵横，绿树成荫。唐代诗人欧阳詹有诗云：“并州汾上阁，登临似吴阊。贯郭河通路，萦村水逼乡。城槐临枉渚，巷市接飞梁。莫论江湖思，南人正断肠。”天龙山唐代石窟、太山龙泉寺舍利宝函等，都是这一历史辉煌的见证。

公元979年，宋太宗下令焚毁晋阳城，次年又引汾水、晋水漫灌，使之彻底损毁，无法重建。“晋阳”从此淡出历史舞台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自古以来，中国有一条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农牧分界线，晋阳正处在这一分界线之上。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，造就了晋阳人，既有敦厚不华、勤俭好学的农耕民族特性，又兼具游牧民族粗犷豪放、刚烈尚武的风俗习尚。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晋阳人，以他们的勤劳智慧、英勇果敢、开放包容，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，留下了他们的铁骨柔情。

名冠三晋的一代侠士豫让，为报智伯知遇之恩，改名易姓、吞炭为哑、漆身为厉，屡次刺杀赵襄子不遂，再次行刺时被赵襄子发现，请求割其袍以报智伯，后伏剑自刎。他的忠贞不渝、知恩图报、舍生取义，感动了一代代志士仁人。“士为知己者死”“以国士遇臣，臣故国士报之”，也成为千古传诵的警句箴言。

正如《隋书·地理志》所述：“太原山川重复，实一都之会……人性劲悍，习于戎马……故自古言勇侠者，皆推幽、并云。”大诗人李白《少年行》诗云：“击筑饮美酒，剑歌易水湄。经过燕太子，结托并州儿。少年负壮气，奋烈自有时。”又如李颀《塞下曲》：“少年学骑射，勇冠并州儿。”王昌龄《塞下曲》：“从来幽并客，皆共尘沙老。”“并州儿”“幽并少年”“幽并客”，几乎成了豪侠尚义、勇武雄迈的代名词。

英雄不是个例。在晋阳城下，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保卫战，每一次都是慷慨激越、悲壮惨烈。水灌晋阳之战，城中“悬釜而炊，易子而食”；宋初赵光义攻晋阳，“薛王出降民不降，屋瓦乱飞如箭镞”；宋末张孝纯守太原，城中军民因困饿而死者十之八九，最后只好杀老弱充饥，燃骨充炊，战士们已是“倚壁瞠目，不能步走”……晋阳人民面对强敌，顽强不屈、殊死抗争的坚贞品格，在中国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记载。

晋阳人，不止英勇。大诗人李白在《秋日于太原南栅饯阳曲王赞公贾少公石艾尹少公应举赴上都序》中写道：“天王三京，北都居一。其风俗远，盖陶唐氏之人欤？襟四塞之要冲，控五原之都邑。雄藩剧镇，非贤莫居。”北都晋阳地位显赫，生活在这里的有许多贤哲达人。大唐名相狄仁杰，新旧唐书都有大篇幅传记，范仲淹书《唐狄梁公碑》，唐人高适有诗《狄梁公仁杰》：“梁公乃贞固，勋烈垂竹帛。昌言太后朝，潜运储君策。待贤开相府，共理登方伯。至今青云人，犹是门下客。”晋阳历史上还出了诸多文化名人，有王氏史学文化世家，有唐代杰出诗人、文学家王勃、王翰、王昌龄、白居易、温庭筠等，享誉中外。

晋阳人，独具匠心，开放包容。龙山童子寺有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佛阁建筑遗址。蒙山大佛是目前世界上有确切纪年、开凿年代最早、体态最大的巨型摩崖石刻大佛。天龙山石窟承东魏、北齐之余韵，开盛唐丰腴健美之新风，是佛教石窟逐渐中国本土化的典型实例，反映着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国石窟艺术的卓越成就。晋祠博物馆藏《华严石经》乃唐译《八十华严》传世最古老的石刻祖本。刚刚开放的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，再现了北朝时期的生活图景与社会风貌，映射了北朝时期“古丝绸之路”上多民族交流融合、东西方聚同化异的时代风华。

晋阳城毁灭两年后，并州知州符昭愿在晋阳城北25公里的唐明镇，建成太原府城，距今又是1000余年。宋金元时期，太原仍为山西都会，经济繁荣，因此留下“花花真定府，锦绣太原城”的民谚。晋祠圣母殿、献殿，清徐文庙，龙山道教石窟群，都是这一时期的杰作。

明嘉靖年间，设“九边重镇”，太原镇处于中心地位。此时的太原城，雄伟壮丽。明代史学家、独霸文坛20年的侍郎王世贞面对太原城池，惊叹道：“太原城甚壮丽，二十五睥睨作一楼，神京所不如也。”清康熙《阳曲县志》载称：“崇墉雉堞，壮丽甲天下，昔人有‘锦绣太原’之称。”太原纯阳宫、崇善寺、永祚双塔记录了此时的璀璨光芒。

“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、最深沉、最持久的力量。”地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基石，是一个城市永续发展的精神力量，决定着一个地域的精神品格。

认识历史之厚重，感知文化之精神，离不开考古学。近年来，随着晋阳古城遗址发掘的不断深入，一些不同类型、功能各异的建筑基址、道路、水系等遗迹、遗存不断被发现，一批批门类丰富、造型精美、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建筑构件、生活器物、碑刻、造像出土问世，晋阳与太原古今对话、文脉勾连，不仅回答着“锦绣太原城”从哪里来的问题，也引领着我们思考向何处去的方向。

娄叡墓劳作俑

梁彦婷

劳作俑作为墓葬随葬陶俑的类型之一，是指从事各类劳作的陶俑，或手持工具、或呈劳作状态、或服侍主人日常起居。作为重要的实物资料，它能够真实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政治、经济发展和文化生活状况，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。在太原市博物馆的历史陈列展“锦绣太原历史文化展”中，就有这样的劳作俑吸引着人们的目光。

图一是一件彩绘陶持箕女仆俑，她生活在距今约1500年前的北齐时代。这件陶俑头梳单髻，身穿宽袖衣裙，外套白襦，白披肩在胸前打了个结。只见她双膝弯曲、蹲坐于地，双手握着簸箕边缘呈劳动状。岁月的打磨已经使我们看不清她的表情，不知她是面带微笑还是十分平静，或许她也无暇顾及这些心情，只记得院子里春天残落的花瓣、秋日里枯黄的落叶都要及时清扫，主人的日常起居要照顾得面面俱到，不知何时才能回乡看望亲人？

图二为彩绘陶跪姿女侍俑，是两位看上去年龄相仿的年轻女性，她们头梳双髻，身着细袖交领上衣，下着襦裙。难能可贵的是，岁月的风霜中襦裙还保持着比较鲜亮的红色。她们左膝跪地，右手放在右腿上，直立起上半身，神情淡定，仿佛在目送主人乘兴出门，或迎接他们尽兴而归。这些跪姿女俑和持箕女俑在当时都属于身份地位低下的奴婢，她们日出而作、日落不息，每时每刻都在为主人的生活起居忙碌着。

这几件陶俑来自娄叡墓出土的陶俑阵。娄叡墓陶俑阵不仅有劳作俑，还有步兵俑、骑兵俑、鼓乐俑、文吏俑、女官俑等。这些陶俑保存较为完好、妙趣横生，面相浑圆、下颐丰满，眉口鼻挤在脸部中间，腹胯圆鼓，下肢细而短，极具民族融合的特征，人物面貌、衣着服饰、形态动作等也都生动传神地折射出历史现实。

劳作俑作为随葬品，既是当时丧葬文化的体现，也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。这些做家内杂务、照顾主人日常起居的内侍俑，虽然身份卑微、穿着却十分讲究，让我们能够从中推测出墓主人的社会身份。

图一：北齐娄叡墓彩绘陶持箕女仆俑

图二：北齐娄叡墓彩绘陶跪姿女侍俑

太原市博物馆供图

太原市文物局 太原日报社 联办

娄烦摅糕

曹文进

过去，家乡娄烦过大年，家家户户都要做年糕。儿时和父母做年糕的情形，还深深印刻在我的记忆里。

年糕用的食材是黍子碾皮磨成的面，当地俗称软米面(有的地方称为黄米面)。临近除夕的一个清晨，我睁开迷糊的眼睛，就看到父亲蹲在热气腾腾的大锅边，用右手向笼屉上均匀地布撒着软米面，撒一层蒸一会儿便黄一层，再撒一层，再蒸一层，母亲一边拉风箱，一边往灶火里添煤，蒸汽弥漫了整个屋子，一股特有的米香飘荡在屋子里。半个时辰后，锅里笼屉上橙黄的米面逐渐蒸熟。这是第一步，本地俗称馏糕。

蒸汽散去，母亲从瓮里舀出半盆凉水，父亲在水盆中轻轻蘸了蘸锅铲，甩掉水滴，把笼屉上圆圆的糕面铲成几大块，一块一块地放在大瓷盆里。

满满一大盆热糕还冒着烫手的热气，就要开始趁热摅(chuāi)糕。我和父亲将糕盆抬到地上，我摁住盆沿，父亲在凉水盆里蘸了蘸手，甩了甩，抡起两只紧握的拳头，疾风暴雨般向热糕摅去，一拳下去一个拳印。父亲摅糕速度逐渐加快，翻过糕面，再蘸冷水，再有节奏地拳击软糕。翻来覆去，用拳摅打，父亲的手背关节烫得通红，而橙黄的软糕逐渐变得有了筋道，又软又稞，不粘盆了。

糕盆端上了炕头，父亲在圆圆的糕面中间用食指揉开一个肚脐眼似的圆窟窿，倒进二三两麻油，然后涂抹在糕体表面，以防糕面干裂。捏糕前先吃素糕。把滚烫的素糕揪出一块，用手掌抻拉开来，滴上麻油和咸盐，拉成薄薄的、椭圆形的面粞，对折，捏紧两边的口子，再对折，拉长，就可以吃了。母亲和妹妹喜欢用麻油、陈醋、辣子、咸盐混合成佐料，蘸着素糕吃，油香夹杂米香，柔软而筋道，越嚼越有味。

吃完素糕，全家人都盘坐在大瓷盆旁捏糕。油糕分为豆糕和菜糕，豆糕圆圆的，菜糕是半圆角子。豆糕是红豆煮熟加红糖馅，菜糕馅是土豆丝或胡萝卜丝。菜糕分为咸的和甜的两种馅儿。半熟的土豆丝与熟黄豆丁、秋后腌的茴子白咸菜丁和香菜、大葱，用咸盐和麻油烹调，这是一种；另一种俗称甜丝丝菜，即用半熟胡萝卜丝和大葱调制，馅儿发甜，各有风味。

捏好的糕，要在笸箩里晾一个时辰再炸。母亲烧火，父亲炸糕。倒进大锅二三斤麻油，待油锅沸腾，父亲便往锅里放素糕。一圈一圈顶着出锅。油温必须控制好，火大了会炸焦，火小了会粘成一大片。边炸边码，把油糕立起来码在箅子上，一箅一箅的，晾一下午，然后一层一层地放进一口大瓮里，放在冻房或院子里冷冻。春节前，家家户户都要用麻油炸出许多金黄鲜亮的油糕，以备正月里随时食用。

现在，村里做年糕的人家已经很少了，春节做年糕的习俗，已经成为时代记忆。

年糕

烡 岁

张文平

小时候刚学做饭，不懂火候，有时候会把饭菜烧焦了，倒掉觉得可惜，不倒掉，一股难闻的烧焦味又让人咽不下去。母亲教给我一个方法，她说：“饭烡了，别着急。放几段葱白进去，然后盖上锅盖，焖一会儿，焦糊味就没了。”

母亲口中的“烡”，在山西方言中，是个很常用的口语，不单是指锅里或鏊子上的食品烧糊了，而且爨柴草烧火炕、烧艾草熏蚊子、大年初一烧柏枝，都可以叫“烡”。

烡，音同“呕”，读入声。普通话甚至绝大部分官话方言中，入声已经消失不见了。所以，想把“烡”字读准确了，非得山西人不可。

“烡”是个形声字，南北朝字书《玉篇》释义为“炮烡也”。本义是指把物体放在火上熏烤，在这个基础上，又引申出“天气干旱闷热”的意思。《管子·侈靡篇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“古之祭，有时而星，有时而熇，有时而烡。”唐代尹知章注：“烡，热甚也。谓旱热甚而祭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，祭祀的时候，要观察天象的变化，有时要在天气晴朗的时候祭祀，有时要在艳阳高照的时候祭祀，有时候要在干旱闷热的时候祭祀。直到今天，在一些地方仍然有“天儿真是烡热”“烡雨嘞”这样的说法。

烡在古代是一种烹饪方法。今存文献名《赐太子玉食批》，署名司膳内人所书，记载了南宋皇帝每日赐给太子的美食名称，共计30多种，其中就有“清汁杂烡胡鱼肚儿”。这一美食具体怎么“烡”，书中未记载具体的制作方法。有学者考证，是用文火慢慢地熬，类似于今天的“煨”“煲”。

在古代典籍中，“烡”除了做美食，还常见于迎春祈福的“烡岁”。清顺治十七年(1660)《陈州志》记载：“陈州元旦设庭燎烧榆柳木根，谓之烡岁。”明代《帝京景物略》记载得更为详细：“插芝麻秸于门檐窗台，曰藏鬼秸中，不令出也。门窗贴红纸葫芦，曰收瘟鬼。夜以松柏枝、杂柴燎院中，曰烧松盆烡岁也。悬先亡影像，祀以狮仙斗糖、麻花馓枝，染五色苇架竹罩陈之，家长幼毕拜，已，各自拜，曰辞岁。已，藁坐食饮，曰守岁。”

大年三十早晨，把事先预备的芝麻秸插于门框窗台儿，口念“藏鬼秸中不令出”。此俗后来变成把芝麻秸从堂屋门口撒至大街门，一家人往复踩踏，谓之“踩岁(碎)”。买不到芝麻秸的城里人，便把些花生瓜子皮撒院子里踩。年三十晚上天黑以后，院中放个铜盆儿，里面堆些松柏枝子点燃烡烟，叫“烧松盆烡岁”，就为让它冒烟，烡烟即烡岁。

为了使烡岁的火烧得旺，烡得时间长，一般多用树根、碎草、糠壳、略微潮湿的柴草来烧，干燥易燃的柴草烡不起来，很快就会迅速燃烧，火旺无烟，只能叫烧，不能叫烡。

烡完烟进屋，晚辈给长辈磕头行礼，然后按长幼之序各自互拜，谓之“辞岁”。之后围坐一桌吃年夜饭，又叫“守岁”。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